



岁月回响

回眸已过二十年

韩朝艳(河北石家庄市)

今年9月9日,读到了河南杂文家雷长风老师发表于《新乡日报》的《二十年杂文情缘》,不胜唏嘘和感动。其实,这份感动自5月下旬于威海参加全国杂文作家交流会以来,一直持续至今;或者说,从我做杂文编辑的那一刻起,就一直被可敬的杂文作者和读者感动着。

编者与作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传统说法是“做嫁衣和嫁女”或者“店与客”的关系,形象比喻是“守门员与队友”的关系,学术说法是“服务与共建”的关系。但这些都不足以形容杂文编辑和作者之间的关系,从编辑上,我们是有着血肉筑成战斗情谊的兄弟;从发行上,杂文作者和读者是编者的衣食父母!因为相对于有着“投枪、匕首”之喻的杂文创作群体,更侧重于的不是学术的探讨,而是认知思想的共

鸣,专业的杂文报刊也多依靠发行盈利。所谓能写出“鲁迅式”杂文的人不少,能发出“鲁迅式”杂文的人不多。雷老师是新乡人,在这个不起眼的三四线城市里,偏偏孕育凝聚了如郭振亚、雷长风、李辉、周士君、刘吉同等一批杂文家,在杂文界竖起了一张耀眼的城市名片。究其原因,离不开新乡市1500多年厚重历史文化的滋养,更离不开那张崇尚“评论是报纸的旗帜,杂文是副刊的灵魂”的《新乡日报》的引航,还有滋养他们灵魂和气质“后花园”、《新乡日报》的“榴花”副刊功不可没!

其实,我和雷老师的缘起也不仅限于2002年开始。翻开《杂文月刊》2001年第3期,我的一篇文章《世纪末的精神鸦片》和雷老师的作品《“贿空”大师》前后页刊发,也曾“比邻而居”。只不过,雷老师用俏皮而不媚俗的语言犀利讽

刺了那些为跑官买官疯狂的官员们,我是要完成一项宣传任务,因公而作。回想在做杂文编辑的那些年里,因为来稿量很大,每天都在300篇以上,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在审稿、编辑、出刊的工作中,但至少有一分之一的时还是要浏览相关报刊的杂文栏目和相近类型报刊的文章,从中发现作者进行邀稿。那时的雷老师就在河南杂文作者群体中声威赫赫,一直是我们的重点“服务”对象。遗憾的是,虽然每天都在和杂文作者、读者联系,但是能够谋面的人不多,谋面的机会更少。

这次来到威海,除了汪金友老师、雷长风老师,还见到了多位常文来笔者但未曾谋面的老师,比如石飞、郭兴文、彭友茂、孙贵颂、李日、李辉、朱国平、陈庆贵等老师。作为一名离岗十年的杂文前编辑,大家没有忘记我。我们畅

聊,畅饮,畅歌,畅所欲言!从没有一刻这样骄傲:做杂文编辑的那些年,就是我一生的高光时刻!

特别是看到雷老师保存二十年的秦皇岛杂文会议合影,思绪也不由回到了20多年前,那时《杂文报》总编赵培玺刚接棒,白太明副总编刚调来,我作为《杂文月刊》编辑协助王秀红、匡纪彩两位老师做好会务工作“立了大功”,还在阎长龄、赵敏两位领导的支持下“敲”了赵培玺总编一顿海鲜大餐;那时的汪老师还在职,雷老师锋芒正盛,多位青年杂文家正处在英姿勃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当口,杂文发展蓬勃向上……正应了,忽有故人心上过,回眸已过万重山!

万般感动,千般温暖,百般感慨,难以表述。藉以套用李白的名句:威海海水深千尺,不及杂文送我情!



时代赞歌

从红旗渠到红旗区

编者按
从红旗渠到红旗区,从红旗区到红旗渠,两个“红旗”,一种颜色。岁月长河从不休息,奋斗征程永远向前。9月28日晚,在国庆74周年来临之际,在中秋佳节到来之时,市委宣传部、红旗区委、区政府举办2023年新乡红旗中秋诗会,老、中、青三代红旗人以诗歌的形式,用自己的经历讲述了红旗渠精神永在,在红旗人心中熠熠生辉的故事,发出用实际行动学习传承发扬红旗渠精神,在新征程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打造“幸福红旗”“首善之区”团结奋斗的的决心和信心。

念白:我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在我年少的时候,听说了红旗渠的故事,今天的红旗渠,已经成为民族精神的一个象征。

奋斗中国,奋进主旋律
感动中国,感恩红旗渠
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
林县人民多壮志,誓把山河重安排

无数场景感动天地
悬崖绝壁,除险队员用生命凌空飞荡
峰峦叠嶂,铁姑娘抡锤开石士气昂扬
冰天雪地,红旗遍插山岗,千军万马战太行

总有一些人向死而生,让我们永远敬佩
巍峨的山碑为81位烈士而立
那个力排众议,上马红旗渠工程的林县县委书记杨贵
把一生献给了党
那个勘察设计了新中国一大奇迹的水利工程师吴祖太
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7岁
他们的祖籍都是新乡
除险队长任羊成
逢险必除,无所畏惧,令人钦佩
一个个故事不断演绎,让我们遐想连篇

从纪录片、电影到话剧
从《红旗渠》到《根脉》
红旗渠给后人留下数不尽的宝贵财富

总有一种精神荡气回肠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字字千钧
让人造天河横空出世,成为新中国的象征
红旗渠精神由此孕育而生
成为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里的一座高峰

念白:我是林州人,当年,父亲那一代人修建了红旗渠,人们说我是“渠二代”,我自豪!36年前,我和同乡到红旗区创业,是红旗区成就了现在的我!如今,我是红旗人,我骄傲!

红旗,是革命的颜色
红旗,是胜利的标志
新乡和平解放的第一面红旗,就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升起
1966年,新乡市和平区更名为红旗区
成为全国一千多个建制区中的唯一
从此,我们和红旗渠拥有了同一个名字
这里历史悠久,先民祖辈生生不息
岳飞浴血抗金,七百春秋关帝庙,讲述壮勇与忠义
七世同居坊,褒扬中华文明的“相亲相爱,永不弃”
这里文化厚重,卫水金波徜徉文庙

《卫风》《论语》《大观圣作之碑》文脉千古流传
鄆南书院、河朔中学、静泉中学
再到如今的大学城,走出多少青年才俊
这里与时俱进,奋斗不息,和红旗渠建设同步
发展农业,兴修水利,连通黄河,直达天津
改革开放,步履铿锵,美丽新城,

工作队有制度,不行这个”
风息一刻,柿树庄庄重严肃立,青色的柿果在茂密的枝杈间安静生长。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看山下的路。路像一条灰色的丝带,缠着绿野远山。有骑行的驴友、组团的中巴穿行。他欣慰地笑笑,目光又回到柿树边上刚修建的文化大舞台,还有前面的文化广场,河流如箭,奔腾向前,山崖如屏,高耸入云,山体伟岸,树木葱茏,眼前呈现的是如诗如画般的村庄。

恍惚间,他感到自己全身长出枝条,充满了柿蒂花,变成了一个个浑圆结实的果实,又红又甜。
“做一棵柿树,挺好的!”付杰在梦里喃喃道,对自己说。心里像钻入了一颗欢快的小鹿,兴奋得砰砰直跳,在心里荡开了幸福而美丽的水莲花。

董进良 撰

董进良 撰



诗林折枝

我是一片秋叶

张郁(新乡市)

我是一片秋叶
自然里匆匆的过客
出生于天地之间
朴实而又纯洁
一步步从春天走来
脚踏实地

坚守着每时每刻
与花儿爱得你死我活
和蝉儿玩得如饥似渴
伴果儿奉上不尽丰硕
陪鸟儿唱出天籁之作
为了一切的美好
为了生活的火热
默默的牺牲自己
流出满腔的热血
如今面对寒冷的季节
从容淡定毫不退缩
笑迎凛冽的寒风
拥抱皑皑的白雪
奋勇向前不顾一切
去释放最后的光和热
为了世间的温暖
为了大地的色泽
既使燃烧自己
也要奏响夕阳的合乐……



履痕处处

朝拜一处和文学有关的地方

郑俊甫(新乡县)

9月23日,丰收节。

春耕夏长秋收冬藏,这一天是属于秋收的,瓜果飘香,颗粒归仓。在豫北,在获嘉,在一个叫做王官营的地方,一家作为文学馆的小院,群贤毕至,车水马龙,也迎来了属于它的丰收的日子。迈出深闺,登上花轿,掀开盖头,展露风华。都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其实现实也可以很丰满的,就像小院到文学馆的华丽转身,见证着小说这种新兴文体的赓续和传承。

算起来,这已经是我第五次来这个地方了。

初来的时候,它还只是一个构想,停留在小院主人的脑子里。院子很普通,两幢房子,一片空地,和居住的农家没什么两样。得知这里要建成文学馆,我还是有点惊讶,因为它远离繁华的城区,偏安乡村一隅,并不惹眼。彼时,院子的主人兴致勃勃地领着我们转来转去,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讲解,仿佛那些还是毛坯的地方,已经晴川历历,芳草萋萋。

构想中的文学馆位于一座千年小城,这里流传着封神的传说,还有同盟山上八百诸侯讨伐殷纣的遗迹。院子的主人很健谈,无论何时何地,随便一坐,气场全开,话题围绕着小说这种文体,流连戏蝶,自在娇莺,战线漫长而绵密。那种文体的渊源,牵涉到的人事,重要活动,代表作品,植物一样在他的脑子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在他那里,如果说《山海经》《聊斋志异》(网微草堂笔记)是一棵棵繁花似锦的树,小小说这种新兴文体就是一片广袤的草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绿波荡漾,浩瀚万里。

这样一种文体,应该让人知道它的来处,也知道它的去向,知道它沿途的风景,流淌的河床,润泽的土地,惠及的人群。为此,院子的主人推开了繁杂的

事务,全身心投入到这场浩瀚的工程。

第二次来的时候,订做的展柜已经摆好,庞杂的资料也已归位;第三次,书法、楹联、照片、介绍文字,墙的四壁都被填满。两个展厅,八个单元展室,随便一处地方,都是文字的长征,都是文学的风景,都是津津有味的故事。宽敞的主厅是粗壮的树干,从《百花园》《小小说选刊》两本标志性杂志的创刊号伊始,心血倾注,静水流深。发黄的纸页,无声地诉说着年代的步履,不绝如缕。然后是树干生出的枝丫,那些获奖作家的作品集,金雀列阵,蔚为大观。再然后绿叶红花,优秀作家评介和历年的代表作,还有书法、绘画,条分缕析。整棵大树枝繁叶茂,浓密成荫,构建出小小说的一片天空,风雨阴晴,自成气候。

第四次是全国小小说青春笔会,8月24日,刚过处暑。“天上双星合,人间处暑秋”,天气转凉,这个小院里却热闹得发烫。一切都已成形,脑子里的构想和现实严丝合缝。文学馆,迎来了小小说长河里一群年轻的求索的面孔,天南海北的笑容,在这里葵花样绽放。他们眼里燃放的光,血脉里奔涌的爱,让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不经意间就会被触动。他们终于知道,自己喜欢的东西,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自己的队伍里,是怎样一些跋涉的人,一些年龄不同、职业各异,却殊途同归的朝拜者。

我曾问过院子的主人,小院里天井的一块空地,为什么不修整一下,种种花草,或是弄些山石喷泉?院子的人说,要整理的地方还很多,一点一点来,不能一下子把什么都弄好。有时候,不完美也是一种美。答得云淡风轻。也许,他的心里早有谋

划了吧。

文学馆不大,占地700平方米,主体展馆上下两层,面积约350平方米。可是,每一个走进来的人,似乎一个猛子就扎进了大海。那真是大海一样的容量啊。四十多年,对一个人来说,沧海桑田;对一种文体来说,横空出世,几经蜕变,其间涉及的点点滴滴,足以汇成汪洋。但你就是能在这里,找到你想要的,你喜欢的文字,喜爱的作家,每一种文体试验,作品评点,采风交流。还有在这条路上迈过的脚步,播下的种子,发过的芽,长成的树……

获嘉书家贺明海题联曰:“一生只做一件事,半梦犹鉴半醒情。”没错,说的就是小院的主人——杨晓敏,当代小小说文体的倡导者和理论奠基人。一个从《诗经》里走出来的北方汉子,一手握过枪,戎马倥偬,戍守过雪域高原的边防;一手拿过笔,纵横捭阖,“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杨晓敏先生曾经写过两篇文章,《小小说是平民艺术》《我的文化理想》。如今,把小小说演绎成平民艺术,这个文化理想终于实现。文学馆以他的名字命名,“人民艺术家”王蒙先生挥毫。“杨晓敏文学馆”六个大字,鎏金,挂在小院高高的门楣上,阳光落下,熠熠生辉。



榴花



艺苑短波

郭德林被中国文联授予中国书画终身成就奖

本报讯 近日,鉴于郭德林同志在中国书画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在2023年杰出艺术家评选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艺术家协会授予他中国书画终身成就奖。郭德林自幼喜爱书法,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终身理事,国家一级书法家,曾与沈鹏、孙晓云三人合作出版画册《三巨头》。(新闻)



馨香一瓣

水磨村四周环山,幽雅清静。这个坐落在悬崖峭壁下的峡谷小村,两条小河一上一下缠绕着村庄,在村头聚合向东流。山村依坡就势而建,高低错落,看上去很有情致诗韵。

村头有棵古柿树,付杰只身来到那棵树下,新修的文化广场平坦坦的,像镶嵌在绿水青山间的一面明镜,它一头连着新修的石桥,通向山外的旅游大道,一头连接着村庄,在上下两条河流间静静地安卧,无言地述说着山村的变迁。付杰三步两步登上了新修的露天舞台,又来到广场上走走,停停,汗已浸湿了衣衫。微风吹来,说不出的舒坦。环视山前山后,蜿蜒的新柏油路,古朴而整洁的村舍,河流古朴而雄浑,远处初心湖泛着碧水波光。

变化真是太大了,他不由扳起指头数了数,不错,就是2017年5月,以他为组长的市巡查办扶贫工作队进村了,也只是短短3年时间,为山村修复了自来水,硬化了水泥路,完成了农网改造,新建了文化广场,申报成功并完成了国家级古村落建设,乡村振兴全面启动。

他想起第一次入村时的情景,记得就是在这棵柿树下,他曾有过迷惘和困惑。他不明白,这么好的景区村,守着景区门户,旅游干道穿村而过,却沾不上旅游的边儿,吃不上旅游饭,放着美山秀水好文章不做,却要去家家养猪,臭气熏天,糟蹋这一沟山水,却还是抱

村头有棵柿树

王保银(辉县市)

怨说穷得要命。这究竟是咋回事?景区开发几十年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身边,古老的柿树伸着懒腰,挂果的柿子已有甜气,招来了好多蜜蜂,飞舞着,歌唱着。
话落,摇头,那怨声里竟有了些自嘲。目光落在柿叶上,忽而就潮湿了:“不怨他们,不能错怪他们,他们不憨不傻,谁有头发愿装秃呀,要是富得流油,一个个都腰缠万贯的,还让我来扶贫干啥?”

一股甜香气直入肺腑,付杰坐在树下的一块红石上,把一段柿枝压在胸前。古柿树在风里点头,好像在说:“柿(是)树一千年,我才活了一百多年,这里的情况我都知道,你有啥愁心事只管说吧。”

还是不久前,单位派他来看这个深度贫困村驻村第一书记。等到实地一看,他的心底就涌起一股难言的苦涩。

“论头脑,谁也不输!”付杰的思想在斗争:“就算是大将军,也得有战场不是?过去没机会,现在机会来了,得干出个样子才行!”

这话还真不是吹,他心中有盘棋。上项目,这是头等大事。入村不久,他就有了规划:村中民居多为清末建筑,原汁原味,是保存完好的古村落,别说是申报省级传统文化村落,就是申报国家级条件也够,国家支持得很,要抓紧申报;缠绕山村的那两条河,像两条银

色的带子,亮眼得很,河水一年四季流,咱把它建成景观河,筑上拦河坝,一道道,高低错落,形成人工瀑。对了,原老桥坡高弯急,又年久失修,再往村东头修上一座桥,建个大广场,加之湖光山色,发展休闲旅游得天独厚。

万事开头难,一团乱麻,从何处下手,资金,得多少呀,该从哪里争取,干不成,我这张脸往哪儿搁?”

付杰站在树下说:“巧了,我遇到了你,都说事事(柿柿)如意,你说吧,我现在就站在你跟前,你说咋个能事事(柿柿)如意吧?”

他把鼻子凑近了柿树干,一枝柿枝朝下伸过来,触手可及,他拉住了枝梢,放鼻处深深地吸了一口,山风猛地一大,柿枝摇曳,沙沙作响,好像埋怨他有眼无珠。

柿(是)树一千年,古老的水磨在幽静的大山间唱着古老的歌,伴着古村落也回荡了一千年,事事(柿柿)如意,春风浩荡,你只管甩开膀子迈开大步朝前走吧,保管你事事(柿柿)如意。

那天付杰才一下子天窗大开,心头豁然开朗,内心投进一束光亮,他一拍大腿:“对,思路对头,就该这么干,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找准定位,发展旅游。”

后来一件事果然都办成了,有政策扶持,有党和政府这个坚强后盾,有乡村通力合作,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

流,修桥又通水,治河又兴水,办电又修路,乱石滩建成了大广场,屋舍改造成农家乐,古村落进入了国家名录,一条条石板路曲径通幽,延伸进村内的角角落落。这里迎来了一批批游客,祥和人家,水磨小舍,刘家大院,石桌石凳石炕,石街石路石桥梁,石碾石磨石晒场,一片石头世界,别具山村野趣。

山里人那个乐呀,又是夸他有本事,又是山货蔬菜散养蛋送到他屋里,不要都不行。

付杰说:“乡亲们,心意我领了,工作队有制度,不行这个”

风息一刻,柿树庄庄重严肃立,青色的柿果在茂密的枝杈间安静生长。他沉默了一会儿,又看山下的路。路像一条灰色的丝带,缠着绿野远山。有骑行的驴友、组团的中巴穿行。他欣慰地笑笑,目光又回到柿树边上刚修建的文化大舞台,还有前面的文化广场,河流如箭,奔腾向前,山崖如屏,高耸入云,山体伟岸,树木葱茏,眼前呈现的是如诗如画般的村庄。

恍惚间,他感到自己全身长出枝条,充满了柿蒂花,变成了一个个浑圆结实的果实,又红又甜。

“做一棵柿树,挺好的!”付杰在梦里喃喃道,对自己说。心里像钻入了一颗欢快的小鹿,兴奋得砰砰直跳,在心里荡开了幸福而美丽的水莲花。



黄河牧归

董进良 撰